

信天游文丛

蔡天新
著

横越大陆的旅行



東方出版社

蔡天新

横越大陆的旅行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越大陆的旅行/蔡天新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

(信天游文丛)

ISBN 7-5060-1161-1

I. 横…

II. 蔡…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横越大陆的旅行

HENGYUE DALU DE LUXING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78千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1161-1/K·233 定价:13.00元

长大以后我才发
现，我们绚丽多姿的
生命是由一次又一次
奇妙的旅行组成的。

·目录·

第一章 黄金之州	(1)
第二章 伊利诺伊之旅	(26)
第三章 天涯海角	(50)
第四章 枫叶王国	(73)
第五章 纽约,纽约	(91)
第六章 鲜花盛开的土地	(115)
第七章 哥伦布的梦想	(144)
 会见美国诗人	 (167)
 欧罗巴日记·1995	 (175)
 诗歌是我可以携带的家园	 (216)
——答《东方时空》记者 (代跋)	

第一章 黄金之州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地理,地图是我的启蒙老师。这可能和我爱看打仗的电影有关,我那时特别羡慕站在地图前手握指挥棒的军官。大约从十岁起每次旅行或随大人旅行之后都要认认真真地按比例画一张旅行图,十岁以前的旅行则依据母亲和自己的回忆绘成,算起来已有二十多年了。这也是我旅行归来最乐意做的一件事,甚至成为我喜欢旅行的一个原因。可以说地图是我求知欲望的源泉,也是我梦幻旅行的开始,至今我仍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一册《天新旅行图集》。

公元1993年9月21日下午一点三十分,我生命中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乘坐的东方航空公司波音七四七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在过了长江口和崇明岛之后,仅用一小时便飞越了东海进入日本领空。从机舱内的荧光屏所显示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我们是在福冈和长崎之间穿越九州,接下来是位于四国和本州之间的濑户内海,广岛在左侧一闪而过,然后是神户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即所谓的关西和关东地区,最后我们从南面掠过富士山的颈项,由东京湾进入太平洋上空。随着电视画面不间断的放大和缩小,我甚至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据说我们的祖先把太平洋称之为东海；西方人则把大西洋称作北海，而把太平洋称作南海（他们是在东西走向的中美洲巴拿马海岸上首先发现的）。又听说，地球的陆地面积与海洋面积之比为三比七，而太平洋占了整个海洋的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太平洋的面积比陆地总和还要大。从前，我曾十多次乘船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上漂游，也曾见到过南中国海。我写的许多诗歌都和大海有关，其中一首《古之裸》最后写到，

……，她撕破内衣
露出了骇人的乳房

这诗写的是大海的险恶，是我对一次海上风暴的回忆。我还记得孩时曾在一家科普画报上读到：本世纪初，智利的一次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竟然横扫了整个太平洋来到日本国的海岸，把一艘停泊在横滨港的大船冲到岸边的屋顶上。可是今天，飞机在一万多米高的天空飞行，天气又不是特别晴朗，在我和太平洋之间，隔着白茫茫的一片云雾，老天也黑得非常快，差不多是往常的两倍。

出乎我的意料，飞机自西向东，微微偏北，居然飞到了阿拉斯加（从平地图上看，我原以为会经过夏威夷的），想必是一条捷径。乘着空姐过来送饮料的那会儿，我提出了我的问题，她告诉我，这儿的飞行高度比较低，如果是白天，可以清晰地看见阿留申群岛上的群山、森林和河流，这一点后来也被我自己证实。只是留下来一个疑问，在从日本飞往阿拉斯加的途中，我们是否在经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也经过了俄罗斯的领海上空？

随着黎明的迅速到来，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开始困扰我。虽然这些年来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国内新闻媒介上看

到有关美国的报道,美国对我们已不再陌生,可毕竟是第一次踏上这片令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土地。偶尔,刚刚离别的亲人的脸庞一张张浮现在我的眼前;明天,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将在欧洲名城——蒙特·卡罗投票决定 2000 年奥运会的举办国……就这样经过了十一个半小时的旅行和梦想,我乘坐的飞机于美国西部时间 21 日上午十时降落在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国际机场。

2

着落以后我并没有获得新鲜感,灰蒙蒙的跑道、被风吹得杂乱无章的草坪,直到验过了护照,出了安检门,一种忧虑感依然存在,因为我事先没有订购去目的地弗雷斯诺的机票。我无暇浏览四周的风景,我的行李车上放着两只旅行箱和一只旅行包,再说机场附近都是些低矮的房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引发我的好奇心,倒是我步出海关之前,一只训练有素的大黄狗突然跑到我面前嗅了嗅。很快我打消了乘火车或汽车的念头,虽然我曾反复研究过加利福尼亚的交通图,但我发现车站都建在 down town,离机场非常遥远。我找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售票处,买到了当天飞往弗雷斯诺的机票,这才放心地进了一家快餐店。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去麦当劳或肯塔基炸鸡店只是出于好奇和受时尚的影响,假如要他们每天吃热狗和汉堡包的话恐怕受不了那份洋罪。记得有一回我的一位同事应邀去法国开会,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竟然掉了十多斤肉。幸好我以前的北方生活和不挑食的习惯帮助了我,我很快适应甚至有点喜欢上西式食谱。下午三点,我登上了一架只有十二个座位的小飞机,大小和直升飞机差不多,飞行员是惟一的机组人员。飞机先是沿着蓝色的太平洋海岸向北低空飞行,我能看见各式各样的房屋在光秃

秃的山峦之间星罗棋布，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汽车像蚂蚁一样排成了长队，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不一会儿飞机掉头向东，越过一片不大的沙漠，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便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弗雷斯诺。

弗雷斯诺位于加州的中心，所谓中央山谷地带，东距内华达山脉不远，海拔4418米的惠特尼峰（美国大陆的最高点）离此只有一百多公里，西面距海岸线不足两百公里，但却隔着一座山脉。这里夏季炎热难熬，最高气温在摄氏四十度以上的多达四十余天。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下旬，可是阳光依然灼人。由于没有事先通报，州大外办主任克拉森院长正巧又不在办公室，我只得在机场等了两个钟头，后来还是克拉森院长的秘书打电话给人类学系的一位华裔教授开车来接我，这位教授出生于台北，在台湾大学念完本科以后赴美留学，曾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把我送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叫“旅行者”的小旅店，我在此度过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个夜晚。

加州被称作黄金之州，工业和经济非常发达，即使是作为一个国家，总产值也仅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在世界上居第三位，而它的人口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可弗雷斯诺是农业区，离开旧金山和洛杉矶分别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1872年西班牙人在这里建城，Fresno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白蜡树，先用于河名，因河两岸栽有此树，但现在却既没有河流，也见不到白蜡树了。这里土地相对廉价，居民大都住在平房里，街上几乎看不到三层以上的房屋，全城人口四十多万，在加州也算是老四了，面积差不多有北京那么大。弗雷斯诺惟一一所正规的大学就是加州州立大学分校，共有一万多名学生，她是我任教的杭州大学众多的姊妹学校之一。加州州大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共有十九所分校，但州大属于非研究类学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期刊（虽然都是原版的）和研究基金比较少。

新学期已经开始近一个月了,由于学校内部没协调好,理学院的汪院长居然不知道我的来访,汪院长出生在香港,四十出头,他请我到一家日式餐馆吃了一顿味道鲜美的生鱼片。系主任腊哈博士有着墨西哥血统,他看过我的履历表以后,提议给了我一个客席教授(Adjunct Professor)的头衔,并为我安排了下学期讲授两门数学课。我该如何度过剩下的四个月呢,长达两天的周末尤其无聊,校园里空空荡荡的,甚至连舞会都没有。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又忙于去餐馆打工,惟一比较固定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周六上午在校园里打排球,虽说在所有球类项目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排球,我比较喜欢身体的直接对抗,或者一对一的运动,但一年下来我的球艺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翻阅一部纸质已经发黄了的美国现代诗集,当我读到女诗人玛丽安娜·莫尔的诗句:“我的诗歌是想象的花园/花园里遍地都是癞蛤蟆。”厨房里的水壶突然鸣响,情急之中我不慎烫伤了手指,却意外地获得了抵达美洲以后的第一首诗《水泡》,其中有这样两句:

隆起的水泡像白宫

坐落在莫尔小姐的花园里

3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有了第一次出游的机会。事情来得很突然,一天晚上,州大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打来电话,说他和室友明天去伯克利找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同车前往。谢天谢地,这还用得着考虑吗?我至今仍然对他心存感激。我记得那一天正好是万圣节,下午我和一位俄国

犹太人去北郊的米勒顿湖驾驶帆船，玩得十分开心，而此前一天我又在一次美国人组织的雕南瓜比赛中夺得第一名，我的获奖作品是一件漫画式的人物头像，用巧克力饼干做成眼睛和嘴唇，一片枯黄的槭树叶做成鼻子，再把南瓜的藤盖切开，放置成一顶帽子。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我要交好运气了。

次日一清早，我们三人乘坐美国人切斯特驾驶的一辆老式三菱汽车出发了。切斯特退休以前是本城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他和老伴路易斯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的五个儿女已经成家立业，分散在全美各地。倍感孤独的老两口对中国留学生尤为关怀，几乎视为亲生儿女，有一段时间那位学生会主席就免费住在切斯特家里，当然，作为美国式的回报，他要为切斯特的庭园割草浇花。切斯特最让我羡慕的是他有一辆卧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应俱全的大拖车，他和路易斯答应下次外出野游时带上我，这一点绝不会有人和我竞争，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比我要忙碌。

自由公路(freeway)是美国的财富和力量的象征，据说总长度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即使是弗雷斯诺这样偏僻的城市，也有41号(连接西海岸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99号(从南面的洛杉矶到州府萨克拉门托)两条公路打这里经过。我们先上了99号，后来又拐到了152号。蔚蓝色的天空、笔直延伸的路面、噙然鸣响的噪音以及飞速逝去的风景不断刺激我的感官，我脑海里涌现出许多象形文字，我知道这些分属于不同词性的词汇是窗外小汽车、吉普、面包和大货车的化身，很快我心里便有了一首诗：“……它们相互撞击/在自由公路上/有时会产生全新的句子……”(《关于鱼的诗》)。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在洛巴洛斯(Los Banos)进入了太平洋海岸最繁忙的五号公路，八个车道并驾齐驱，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收音机里传出加拿大女歌星卡洛尔·金70年代初唱的一首老歌《已经太晚了》(It's too

late),美妙动听的音乐,再配上快速行进的汽车的节奏和画面,这种感觉以往只有在电影里才能体会到。在路旁加油站的饮水处,我眼前突然展开了一幅迷人的风景画:

青草遍布美利坚大地
从路旁的斜坡到远处的山峰

风车召唤往昔的记忆
葡萄果园修剪停当

牧场里成群的奶牛相互嬉戏
几乎跑到了公路上

这成为我一个月以后完成的八节诗《在路上》的开头。不一会儿我们又到了一座城市利物茂(Livermore),从这里我们西行进入了580号公路,将至奥克兰时,山峦起伏,旧金山湾时隐时现,使我相信这里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奥克兰是加州乃至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奇怪的是享誉世界的加大伯克利分校离此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这一情景让我想起十五年前的秋天,我沿着京沪线北上求学,快到目的地济南时,窗外依然一片荒芜,心中好生悲凉,后来才得知原来火车晚点了十多分钟。

4

伯克利是一座大学城,人口约二十万,美国城市的人口处都标有该城的人口,哪怕是几千人的小镇。伯克利(Berkeley)始建于1865年,这是我

抵达的第一座不以西班牙语命名的美国城市。众所周知,伯克利(伯克萊)是爱尔兰主教兼哲学家,他以一句“存在即是被感知”留传后世。穿过市区惟一的主要街道,我们来到了校园,切斯特为寻找一处泊车地费尽心机,美国的名牌大学大多是游览胜地,全年向公众开放,路上遇到几个向我们问路的行人,我们也多次错把游人当学生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美国一些公司联合举办的招聘会会场,有二百多位来自加州各地的中国留学生驱车赶来,他们都想在大陆找一份薪水丰厚又可以时常返回美国的工作。由于来招聘的公司没有几家,因此排起了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精心准备的履历表。我到各处转了一圈,没有遇见一张意外的面孔,便独自步出了大厅。

伯克利坐落在旧金山湾东岸,倚山而建,走在校园的马路上就可以俯视半个海湾,秋高气爽,我放眼远眺,只见旧金山和金门大桥依稀可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么令人心怡啊,一首诗的开头立刻就产生了:

从伯克利远眺金门大桥
圣弗兰西斯科掩映在水下
海风从旧金山湾吹来
男男女女漫步在山坡上

完成这首诗以后,我想起了著名的伯克利数学研究所,这是由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创办的,陈先生还担任了第一任所长,但研究所却建在半山腰上。我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途见一座雄伟的建筑物,走近一看才是体育场,想来这就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纪念运动场”了,与邻近的斯坦福大学一年一度的 Big Game 就在这里和斯坦福轮流举行,这项传统的比赛几乎和西半球的牛津与剑桥两校之间的划船比赛一样享有盛名。坐在落叶

遍地的台阶上,面对可以容纳七万多名观众的体育场,一种孤零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很快又有了一首新作《伯克利纪念运动场》,诗中写到:

仿佛一部失传的希腊史诗
惟留存下片言只语……

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乎每天都有所获,有时甚至一天能写出三首诗歌。记得就在几个月前,我在香港参加了一次数学会议以后,途经深圳逗留一天,当晚和从香港一起来的诗人黄灿然、王敏在欧宁的陪同下驱车到郊外的仙湖植物园,欧宁刚刚从深圳大学毕业,他任职的广告公司在仙湖有一座别墅。虽然是盛夏,湖边的夜晚却清凉宜人,我们在石舫上饮酒,跳入湖中裸泳,随后又步行绕湖一周。月色撩人,我们多么希望遇见一群在芦苇丛中翩然起舞的仙女啊!欧宁突然对我说,你应该写首诗作个纪念,可那段时间我却总是关在屋子里写作。

或许是为了再次留下一点遗憾,我放弃了去数学所的计划,掉转了头,经过萨色塔(Sather Tower),我来到一处露天咖啡馆,不足四十平方米的空地,坐满了各式各样的男女,学生、游客、教授、艺术家,我无法区分,我要了一份咖啡,找到了一个空位,几乎所有的嘴唇都在运动,可是你却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想这一定和人们说话的频率有关。这里真是自由思考的绝妙场所,我不由想起20年代巴黎的蒙巴那斯和后来的蒙马尔特,那是现代艺术家荟萃的年代。

有人拿出一本书籍阅读,忽然间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从巴黎移居到此已经三十多年了。1980年,也即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他在伯克利写下了《路过笛卡尔大街》,重又回忆起23岁初到巴黎时的情景:

我走向塞纳河，腼腆腼腆，一个旅客，
一位刚到世界之都来的年轻的野蛮人。

米沃什的这种感受在我后来访问巴黎时并未再现，这不仅因为时光已经流逝了 61 年，还因为我到过了美国，到过了伯克利。我曾经萌发过在电话里和老诗人交谈几句的念头，但我记不起 Milosz 这个波兰名字是怎么拼写的了，因此无法在电话簿里找寻他的号码。这才是一桩真正令人遗憾的事情。

5

从伯克利回来后，我决定去听一门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课，一来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二来可以了解美国学生的课堂纪律，三来也能结交几个朋友。我从厚厚的一册课程大全上随意遴选了一门，便去做了旁听生，我的英语老师名叫米歇尔·哈特，她出生于蒙特利尔，法语才是她的母语，我的新同学全是些墨西哥移民，多数是第二代。加州毗邻墨西哥，由于两国间贫富悬殊，边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墨西哥人蜂拥而来，他们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低，往往只能做些锄草、洗碗、清洁、加油之类的活计。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音乐、舞蹈和生活习性，学校里的墨西哥学生也很少与白人来往，可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远远比不上黑人，黑人由于擅长歌舞和交际，至少在表面上和白人打成一片，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黑人和白人亲密得很，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至少在白人眼里，黑人显得性感。我曾经和几位欧洲人的后裔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认可这个观点。

然而哈特夫人对她的学生们却和蔼可亲,她因为没有博士头衔,至今仍是个临时教员,收入只有正式教师的一半,还面临随时被解雇的危险。但她无疑是称职的,并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下一个学期她的办公室被换到我的隔壁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她最早把我的一些诗歌译成了英文,由于她不懂中文,我的英文又不算精通,因此进展非常缓慢,可我发现她是真心喜欢我的诗歌,并在她的同事们中间大肆宣扬。在她译的为数不多的诗歌中,至少有一首是我自己较为满意的,那就是《诗》:

A Poem	诗
An	一个
innocent	纯净的
creature	少女
lying	躺在
on the	海边的
sandy shore	沙滩上
her hair	她的
bound by	头发系
white clouds	着白云
both	一齐
swallowed by	被浪花
the sea.	卷走

哈特夫人所作的再创造是把“卷走”译成了 swallow, 意为“吞没”, 她坚持认为在英语里这样味道更好。这首诗和另外一首诗后来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入一本厚厚的年度诗选, 并和另外八位美国诗人的作品一起被灌制成配乐磁带《诗歌之声》。

我没有听完整个学期的课程, 是哈特夫人的建议, 我这里想顺便提一下, 哈特夫人的课没有固定的教材, 如果说有的话, 那就是《时代》周刊, 哈特夫人要求每个学生订阅, 周刊上的文章常常被她指定作为阅读理解的内容。《时代》杂志在美国的地位非同寻常, 甚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台和三大电视网都难于和它匹敌。以至于在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葬礼上, 比尔·克林顿所致的悼词中也引用了《时代》杂志的评价。我后来完成的诗《英语课》里也有一节叫《时代周刊》, 另外一节《马蒂斯》是这样写的:

谈到艺术, 我有个问题:

“谁认识亨利·马蒂斯?”

“我!”

只有哈特夫人举起手

6

七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那次数学会议上, 我认识了州大圣何塞分校的哥德斯通教授, 我告诉他秋天可能要到加利福尼亚访问, 他希望我抵达以后和他联系, 我照办了。很快他便给我寄来一封邀请信, 希望我出席圣诞前夕在蒙特雷湾召开的西海岸数论会议。我和系里的一位华裔教授雨